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四

變風

釋文曰從邶訖豳十三國並變風

邶 鄘 衛 說 附



邶詩譜曰邶鄘衛者商紂畿內之地其封域

在禹貢冀州大行之東北踰衡漳東及兗州桑

後乃三里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于武庚為殷

殺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

釋文曰衛在汲郡朝歌縣○董氏曰竹書紀年

曰武王封武庚於朝歌分其地為邶鄘衛使管

叔霍叔不監之武王既喪三監導武庚叛成

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於此三國建

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為之長孔氏曰

漢地理志云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
康又文邶鄘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如志之言
則康即兼彼二國鄭氏不歛者以國大非
制董氏康叔受衛其在殷邦百里之地而
邶鄘則同姓受封國也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
混而名之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
變風始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為
邶鄘之詩焉宋氏曰邶鄘之詩皆主衛事
而必存其舊號者豈其聲之異歟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音傾公之時仁人不遇
小人在側鄭氏曰不遇者君不受己之志也張
氏曰不遇非不達也不受其志也孔氏曰頃公
貞伯子當夷王時

汎芳劔反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古幸反不寐如

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五羔反以遊

毛氏曰興也汎汎流貌柏木宜為舟耿耿猶傲
傲也朱氏曰耿耿小斷憂之貌也隱痛也非我
無酒可以教遊忘憂也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如舟之汎汎無所倚薄
也

我心匪鑿不可以茹如預反亦有兄弟不可以據
專言往愬逢彼之怒

形猶責周公必知管蔡之叛而不使之責
如鑿也長樂王氏曰責我心之如鑿必

孟子以識齊王之不可為湯武而不應其聘

朱氏曰鑿能度物而我不能但以兄弟宜可據
依而不知其不可也故或往愬焉而反逢其怒
耳范氏曰此公侯之臣也故僚類皆其兄弟

釋文曰鑒佗監曰本又佗鑒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石雖堅尚可轉席雖平尚可卷棣棣富

習也○歐陽氏曰其意謂石席可轉卷我

心匪石席故不可轉卷也○呂氏曰以威儀為

可簡則無禮故不敢改其度也

不可選也言威儀閒習自有常度不可選擇

以避禍也翟方進調馮參君侯以王舅見廢

不得在公卿位今五侯至尊貴也與之並列

宜少誦節卑體視有所宗而君侯盛修容貌

以威嚴加之此非所以下五侯而自益者也

參性好禮儀不改其常操

憂心悄悄七小反愠于羣小觀古豆反閔既多受

侮音武不少靜言思之寤辟避亦反有標符小反

悄悄憂貌愠怒也閔病也靜安也辟拊

心也標拊心貌孔氏曰寤覺之中拊心而手標

然○歐陽氏曰愠于羣小羣小愠仁人也○

王氏曰國亂而君昏則小人眾而君子獨君子

憂而小人樂君子之憂者憂其國而已憂其國

則與小人異趣其為小人所愠固其理也故曰

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得志則為讒誣以病

君子君子既病矣則又從而侮之故曰觀閔既

入侮不少其曰既多不少者以著小人之眾

也

日居月諸胡迭待結反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戶

管反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孔氏曰居諸者語助也檀弓云何居注云居語

助也○**歐陽氏曰**日居月諸胡迭而微者謂仁人傷衛日往月來而漸微爾猶言日昃月削也○**范氏曰**如匪澣衣者中垢而不濯也毛氏曰衣如衣之不澣矣不能奮飛者鬱陶無發也○**鄭氏曰**臣不遇於君猶不忍太厚之至也

柏舟五章章六句

綠衣衛莊姜傷已也妾上僭牋念反夫人失位而佗是詩也鄭氏曰莊姜莊公夫人齊女姓姜氏妾上僭者謂公子州吁之母母嬖而州吁驕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音里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毛氏曰綠間色黃正色孔氏曰綠蒼黃之間色黃中央之正色憂雖欲自止何時能止也○

孔氏曰間色之綠不當為衣猶妾不宜嬖寵正

色之黃反為裏猶夫人反見疏而微也○**賈漢**

氏曰綠衣之憂言嫡妾之亂其弊將至於不可勝言者憂在宗國也夫豈特為一身之私哉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毛氏曰上曰衣下曰裳○**孔氏曰**間色為衣而在上正色之黃反為裳而處下○**曾氏曰**亡失

也不須訓為忘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卑尔反無訖音尤兮

毛氏曰訖過也○**程氏曰**綠衣衛莊姜傷已無

德以致之行有不得反求諸已而已矣絲之綠由女之染治以成言有所自也絺綌所以來風也○**范氏曰**致其敍則在我也故思古之人能使尊卑有分而無過也

絳兮綵兮淒七西反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毛氏曰淒寒風也○**范氏曰**思古人而獲我心

自知其不及也

綠衣四章章四句

蕤蕤衛莊姜送婦妾也鄭氏曰莊姜無子陳女戴
嬀生子名完莊姜以為已子莊公薨完立而州吁
殺之戴嬀於是大歸莊姜遠送之于野伯詩見已
志○永嘉鄭氏曰戴嬀雖妾實生桓公桓公立為
君矣敍詩者猶曰送婦妾彼為母以子賢之說者
失醒人正名分辯嫡庶之說矣

蕤蕤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
及泣涕如雨

朱氏曰興也○**孔氏曰**釋鳥蕤蕤訖郭璞曰齊
人呼鳥曰蕤即今之燕也古人重言之**李氏曰**

差池不齊貌○**毛氏曰**之子公者也歸婦宗也

遠送過禮于於也郊外曰野蘇氏曰禮婦人送
迎不出門遠送至野情之所不能已也**孔氏曰**

至野與之訣別已留而彼公稍稍更遠瞻望之
不復能及故念之泣涕○**王氏曰**蕤方春時以

其匹至其羽相與差池其鳴一上而一下故莊
姜感所見以興焉○**廣漢張氏曰**蕤蕤以興已

與戴嬀為嫡妾相與之善歟獨言泣涕之情者蓋
家國之事有不可勝悲者晉褚太后批桓溫廢

立詔云未亾人不牽罹此百憂感念存沒心焉
如割其有合於詩人之情歟

蕤蕤于飛頡戶結反之頡戶即反之之子于歸遠
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毛氏曰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頡佇立久立也

○鄭氏曰將亦送也

焚燹于飛下上時掌反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毛氏曰飛而上曰上音飛而下曰下音陳在衛南實是也○釋文曰南如字沈重云協句宜乃

林反古人韻緩不煩改字

仲氏任而鵠反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勛凶肉反寡人

毛氏曰仲戴媯字也○鄭氏曰任者以恩相親

信也○宋氏曰只助語○李氏曰塞實也○

毛氏曰淵淡也○宋氏曰溫和也○毛氏曰惠

順也○朱氏曰終溫且惠始終如一也○鄭氏

曰淑善也○毛氏曰勛勉也○鄭氏曰寡人莊

姜自謂也○楊氏曰州吁之暴完之死戴媯之

太皆夫人失位不見答於先君所致也而戴媯猶以先君之思勉其夫人可謂終溫且惠矣朱氏曰上四句莊姜美戴媯下二句因使之以先君之故而有以勵已蓋稱其美以求教戒之辭

蕤蕤四章章六句

日月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乃旦反傷已不見答於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張氏曰困窮者窮窮計盡無以自伸也

廣漢張氏曰綠衣方妾上僭之時故獨反已以

自責而已至日月之化則在州吁弑嫡之後於

是始推原其致禍之本以為由已不見答於先

君之所致亦猶孟子所謂過大而不怨是愈疏

也

日居月諸巽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昌呂

反胡能有定寧不我顧

毛氏曰日乎月乎照臨之也胡何也○**鄭氏曰**

之人是人也謂莊公也○**宋氏曰**逝發語之辭

○**范氏曰**言莊公不以古之道處我故至此困

窮也長樂王氏曰不以古夫婦之道處我○

鄭氏曰寧猶曾也

觀碩人之詩則莊姜初來即不見答非始有恩意而後忘之也古不當訓故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呼報反胡能有定寧不我報

毛氏曰冒覆也○**張氏曰**以禮事莊公不以恩

答已寧不我報是也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毛氏曰日始月盛皆出東方音聲良善也○

朱氏曰德音美其辭無良醜其實也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毛氏曰人之患疾痛極則未嘗不呼其父母者

○**鄭氏曰**畜養卒終也○**朱氏曰**不述猶曰不

可稱述也

左傳曰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

無威夫人見薄則家嗣之位望亦輕此國本

所以傾搖也莊姜既不見答則桓公之位何

能有定乎反覆言之蓋推原禍亂之由而非

為已私也俾也可忘謂若思莊公恩義之薄

嫡庶不定之禍誠使我可忘而我自不忍忘

之也末章不欲答莊公徒自傷父母養我不

終而已報我不述言莊公之所以報我不欲稱述之矣亦不欲咎莊公也

日月四章章六句

終風衛莊姜傷之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

正也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許約反浪笑放五報反中心是悼

毛氏曰終日風為終風暴疾也笑侮之也謔浪笑放言戲謔不敬朱氏曰謔戲言也浪放蕩也

鄭氏曰喻州吁之為不善如終風之無休止而其間又有甚惡悼者傷其如是

終風且霾凶皆反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毛氏曰霾雨土也惠然肯來言時有順心也○

朱氏曰終風且霾以比州吁之暴益甚也○

蘇氏曰州吁往來皆不可常○**鄭氏曰**我思其如是心悠悠然○**楊氏曰**見侮慢而不能止則

悼之而已其莫往莫來則又思之可謂極母道矣經解曰溫柔敦厚詩教也學者如此則可觀

可羣可怨矣

終風且暄於計反不日有暄寤言不寐願言則嚏

都麗反

毛氏曰陰而雨曰暄○**王氏曰**暄則不見日矣

又曰不日有暄者言不旋日而又暄也○**鄭氏**

曰言我願思也嚏讀當為不敢嚏咳之嚏我其憂悼而不能寐女思我心如是我則嚏也今俗

人嚏云人緇我此古之遺語也○**蘇氏曰**古有

又通○**釋文**嚏佗走曰本又佗憲

陰風終日意其止矣不旋日而又暄焉厭苦

之辭也

瞿瞿其陰虺 虛鬼反虺其雷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詩曰如常陰瞿瞿然暴若震雷之聲朱氏曰

虺虺雷將發而未震之聲○**董氏曰**韓詩作壇

壇其陰章句曰天陰塵也

驟雨迅雷其止可待至於瞿瞿之陰虺虺之

雷則殊未有開霽之期也願言則嚏汝念我

則我嚏矣母子之間感通本無間也願言則

懷汝念我則我懷矣母子之間恩意本易復

也

終風四章章四句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

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鄭氏曰將者

將兵以伐鄭也平成也○朱氏曰代鄭以結陳宋

之成也

朱氏曰按左傳州吁與宋陳伐鄭圍其東門五

日而還出師不為久而衛人之怨如此身犯大

逆眾叛親離莫肯為之用爾

擊鼓其鏜吐當反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毛氏曰鏜然擊鼓聲漕衛邑也○**曾氏曰**鏜然

擊鼓踊躍用兵想見州吁好兵喜鬪之狀其興

師動眾非出於不得已也人所甚憚者州吁之

所勗樂國人怨之正以其踊躍爾○**鄭氏曰**土

國役土功於國南行從軍南行伐鄭○**李氏曰**

土國城漕非不勞苦而獨處於境內今我之在

外死也未可知雖欲為土國城漕之人不可得

也○**董氏曰**鏜石經作鏜說文亦作鏜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勅中反

毛氏曰孫子仲謂公孫文仲也孔氏曰文是謚

平陳於宋鄭氏曰平陳於宋謂使告宋曰君為

主弊邑以賊與陳蔡從憂心有忡憂心忡忡歎

○**左傳杜氏注曰**陳今陳國陳縣宋今梁國睢

陽縣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言所從者乃孫子仲也

則輕其帥可知矣

爰居爰處爰處息浪反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鄭氏曰爰於也○**歐陽氏曰**王肅以下三章衛

人從軍者與其室家訣別之辭士卒將行與其

室家訣別云我之是行未有歸期亦未知於何

所居處於何所處其馬若求我與馬當於林下

求之蓋為必敗之計也曾氏曰非獨爰居爰處

以下三章為從軍者訣別之辭一篇之意皆如

此○朱氏曰猶蹇叔哭送其子之意也

死生契若結反闕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毛氏曰契闊勤苦也○**朱氏曰**成說成其約誓

之言○**孔氏曰**王肅云言國人室家之志欲相

與從生至死契闊勤苦而不相離相與俱老朱

氏曰與其家人訣別言其始為室家之時期以

生死契闊無所不同既成約誓又相與執手而

期以偕老言至死而不相棄也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呼縣反兮不我信音

申兮

鄭氏曰于嗟嘆也○**毛氏曰**活生活也洵遠也

○**釋文曰**洵本或作詢誤也詢音荀韓詩作魯

魯亦遠也信即古伸字也

于嗟闊兮承上章死生契闊之文而足成其

義言始欲死生勤苦共之今乃不得相依以生也洵富從毛傳言遠矣而不得伸此志也擊鼓五章章四句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於驕反母氏劬勞

毛氏曰興也南風謂之凱風樂夏之長養孔氏曰凱樂也風性樂養萬物棘難長養者夭夭盛

貌劬勞病苦也○**王氏曰**棘心至於夭夭則風之為力多矣此母氏劬勞之譬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惺善我無令人

毛氏曰棘薪其成就者惺淑也○**鄭氏曰**令善也○**朱氏曰**棘可以為薪則成就矣然非美材

喻子之壯大而無善也○**氏樂蜀氏曰**自言七

子之中有一令善之人則母亦不舍之而公也

爰有寒泉在浚音峻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毛氏曰浚衛邑也○**陳氏曰**寒泉在浚之邑下

邑人賴之以生養今子七人反不能養一母而

使母勞苦求嫁也○**朱氏曰**母欲嫁者本為淫

風流行而七子乃以勞苦為說可謂幾諫矣

親胡顯反皖華板反蓄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毛氏曰親皖好貌○**蘇氏曰**鳥猶能好其音以

說人而我獨不能說吾母哉曾氏曰凱風感於

夏時黃鳥鳴於夏木寒泉亦夏所宜耳寒泉能

使人甘之有子而使母勞苦黃鳥能使人樂之

有子而莫慰母心

凱風四章章四句

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於是詩孔子曰宣公晉栢公子

宋氏曰此詩皆女怨之辭

雄雉于飛泄泄移世反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毛氏曰興也○朱氏曰泄泄飛之緩也○鄭氏

曰懷安也○毛氏曰詒遺也伊維也孔氏曰語

助也○朱氏曰阻隔也○曾氏曰雄雉以喻其

夫雄雉于飛雌懷安而不從之今之阻隔蓋自

遺也大夫行役婦人本無可從之理其言如此

乃怨思之切耳

雄雉于飛下上時掌反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毛氏曰展誠也○朱氏曰展矣君子久役而不

得歸者也此婦人之閔其夫也

瞻以日月悠悠我思猶之云遠曷云能來

毛氏曰瞻視也○朱氏曰悠悠長也○鄭氏曰

視日月之行送往迭來今君子獨久行役而不

來使我心悠悠然思之曷何也何時能來望之

也程氏曰日月取其迭往迭來之意又日月陰

陽相配而不相見又旦暮所見動人情思總包

意其間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下孟反不忮之豉反不求何

用不臧

鄭氏曰女衆君子不知人之德行何如者可

謂為德行朱氏曰百爾君子泛指從役大夫也

毛氏曰忮害也○朱氏曰求貪也○毛氏曰臧

善也○張氏曰不忮不求是大夫妻言其夫也

婦人思其君子之切而知其未得歸也於是復自解曰凡百君子我婦人不知孰為德行也但不忤害不貪求則何所用而不善雖久處軍旅之間固未害也

雄雉四章音四句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竝為淫亂鄭氏曰夫人謂夷姜○孔氏曰知非宣姜者以宣姜本適侯為公所要云雉鳴求其牡明是夷姜

匏有苦葉濟有澁涉澁則厲淺則揭苦例反

毛氏曰匏謂之瓠瓠葉苦不可食也孔氏曰陸

璣云匏葉少時可為羹八月中堅強不可食故云苦葉瓠匏一也故云謂之瓠外傳論語叔孫穆子曰豹之葉及匏有苦葉矣叔向曰苦匏不材於人供濟而已韋昭注云不材於人言不可

食佩匏可以渡水也濟無也古際以上為涉以

衣涉水為厲謂帶以上也釋文曰韓詩云至心

曰厲揭褰衣也○**宋氏曰**匏尚有葉是未有霜

而成實之時濟渡之處又有澁涉未可以渡也

○**毛氏曰**遭時制宜如遇水澁則厲淺則揭矣

范氏曰澁則厲淺則揭宜斟酌也宣公夫人不顧禮儀猶不度水之澁淺而欲濟也○**釋文厲**

說文曰砥云履石渡水也音力知反又音例

有瀰弥尔反濟盈有鷺以小反雉鳴濟盈不濡軌

音犯雉鳴求其牡

毛氏曰瀰澁也盈滿也鷺雉聲也由軌以上

為軌○**歐陽氏曰**毛鄭謂雉曰牝牡書牝雞無

晨豈為走獸乎古語通用濟盈無不濡之理而

涉者貪於必進自謂不濡又興宣公貪於淫欲

身蹈罪惡而不自知也雉鳴求其牡者又與夫
人不顧禮義而從宣公如禽鳥之相求惟知雌
雄爲匹而無親疎父子之別朱氏曰或曰承上
章之興以爲比也蓋以匏有苦葉與濟有澁涉
以濟盈興雉鳴然後雉求其牡比淫亂之人此
亦詩之一體也夫詩之爲體舒緩宏闊有如此
者而後世學者求之崎嶇蹙狹之中銖較寸量
如治法律失之遠矣○釋文曰軌依傳意宜音
犯案說文云軌車轍也從車九聲龜美反軌車
軌前也從車凡聲音犯相亂故具論之

雉鳴雁旭許王反日始旦士如婦妻迨冰未泮
毛氏曰雝雝雁聲和也納采用雁旭日始出謂
大昕之時迨及泮散也○鄭氏曰昏禮自納采
至請期用昕親迎用昏婦妻使之來歸終已謂

請期也冰未泮正月中以前也二月中可以昏
矣孔氏曰毛氏東門之揚傳云不逮秋冬則以
秋冬皆得成昏孫卿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霜
降九月也冰泮正月也家語曰霜降而婦功成
而嫁娶者行焉冰泮農業起昏禮殺於此周禮
言仲春夏小正言二月者皆爲期盡蕃育之泮
王肅曰前賢有言丈夫二十不敢不有室女子
十五不敢不事人譙周亦云男自二十以及三
十女自十五以至二十皆得以嫁娶先是則速
後是則晚矣其說皆出毛氏若男三十女二十
爲期盡蕃育雖仲春猶可行○王氏曰古之於
昏姻其求之不暴而節之以禮雖度士亦然而
况於人君乎

招招巽筵反舟子入涉印五卽反否入涉印否印

須我友

毛氏曰招招號召之貌孔氏曰王逸曰以手曰招以口曰召舟子舟人主濟渡者印我也人皆涉我友未至我獨待之而不涉○**朱氏曰**以譬男子必待配耦而相從

此詩刺宣公之淫亂然一章二章四章皆以物為比而不正言其事三章雖言昏禮特舉士之婦妻蓋不欲斥言之而以小喻大也所謂主文而譎諫也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婚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

朱氏曰皆述逐婦之辭也宣姜有寵而夷姜縊是以其民化之而谷風之詩作所謂一國之事

繫一人之本者如此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龜莫尹反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葍乎容反采菲如鬼反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毛氏曰興也習習和舒貌東風謂之谷風陰陽和而谷風至○**程氏曰**陰陽交和則感陰而成

雨其感也陰其成也雨夫婦之道當龜勉和同不宜有怨怒也蓋和則夫婦之道成而室家正如陰陽和而成雨也○**毛氏曰**葍須也菲芴音勿也下體根莖也○**鄭氏曰**此二菜者蔓菁與

菘之類也皆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可以根惡時并棄其葉喻夫婦以禮義合顏色相親亦不可以顏色衰棄其相與之禮孔氏曰陸璣云葍蕪菁幽州人謂之芥菲

似菑莖蘆葉厚而長有毛郭璞曰菲土瓜也○
釋文曰艸木蔬云葑蕒菁也郭璞云今松菜也
案江南有葑江北有蔓菁相似而異○
夫婦之道賢其有終德音好音也當期好音無
違至於偕老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音祈誰
謂荼音徒苦其甘如薺齊禮反宴爾新婚如兄如
弟

毛氏曰遲遲舒行貌違離也畿門內也荼苦菜
也尔雅蔬曰此味苦可食之菜也月令孟夏苦
菜莠是也葉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花似菊
堪食但苦耳○本艸云薺味甘人取其葉作菹
及羹亦佳○**毛氏曰**宴安也○**毛氏曰**我行道
而遲遲者中心念其有違乎此也○

故夫之送我乃不遠而甚近○**鄭氏曰**送我裁
於門內無恩之甚○**陳氏曰**婦人從一而終今
雖見棄猶有望其夫之情○**孔氏曰**言人誰謂
荼苦比之荼即其甘如薺又言安愛汝之新婚
其恩如兄弟也

韓愈譴謔鬼詩云白石為門畿蓋以畿為門
閫也必有所據可以發明**毛氏**之說

涇以濁音胃濁湜湜音植其止音止宴爾新婚不
我厲素節反以母逝我梁母發我笱古口反我躬
不閱音悅違恤我後

毛氏曰涇渭相入而清濁異**孔氏**曰地理志云
涇水出今安定涇陽西笄頭山東南至京兆陵
陽入渭漢書溝洫志涇水一石其泥數斗番岳
西征賦云清渭濁涇○尚書疏云渭水出隴西

晉陽縣至京北北治司空縣入河○**說文曰**湜

水清見底○**鄭氏曰**小渚曰汜○**毛氏曰**屑潔

也逝之也魚梁所以捕魚孔氏曰周禮獻人掌

以時獻為梁鄭司農云梁水堰堰水而為闕空

以筍承其空缺則梁者為堰以郭水空中央承

之以筍閱容也○**鄭氏曰**遑暇也○**程氏曰**涇

濁而渭清今涇反以渭為濁湜湜清貌視於淺

處則見清彼以為濁而其汆自湜湜以言其惑

而不能正也范氏曰胡不視之湜湜其汆謂未

嘗變也○**朱氏曰**宴安於新昏不以舊室為潔

而與之也鄭氏江有記箋曰以猶與也○**歐陽**

氏曰禁其新昏毋逝我梁毋發我筍言棄妻將

去猶顧惜其家之物既而嘆曰我身不容安得

恤後事乎朱氏曰知其不能禁而絕意之辭也

涇新昏也渭舊室也涇渭既合則清濁易惑

於洲渚淺處視之濁之清猶可見也詩人多

述土風此衛詩而遠引涇渭者蓋涇濁渭清

天下所共知如云海鹹河淡也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

何龜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泳方並解見漢廣○**朱氏曰**浮水曰游○**鄭氏**

曰言深淺者喻君子之家事無難易吾皆為之

○**說文曰**匍手行也匍伏地也○**程氏曰**就其

深矣以下陳其躬所為治家勤勞之事隨事盡

其心力而為之深則方舟淺則泳游不計其有

與亡也強勉求為之可朱氏曰不計其有與亡

而強勉以求之不特如是治其家又周睦其鄰

里鄉黨莫不盡其趨陳氏曰非特門內之事如

此凡鄰里之有恣者無不盡力救之○**張氏曰**皆婦人曲徇其夫之言

不我能惱許六反反以我為讎既阻我德賈音古用不售市救反管育恐育鞠居六反及爾顛覆芳服反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毛氏曰惱養也鞠窮也○**鄭氏曰**及與也○**朱**

氏曰承上章言我於女家勤勞如此女既不我養而反以我為仇讎○**程氏曰**惟其心既阻絕

我之善故雖勤勞如是而不見取如賈之不售凡人所以憎而不知其善者由其心阻絕其善

故也○**張氏曰**管育恐育鞠而下言管者相與為生理惟恐其窮以及于顛覆今既生既育矣

乃反比我於毒而棄之手鄭氏曰其視我如毒螫言惡已甚也○**董氏曰**孫毓王肅詩並作能

不我惱說文亦然

我有旨蓄許六反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沈音光有濟戶對反既詒我肄以世反不念管者伊余來暨許罷反

毛氏曰旨美御禦也沈沈或也濟濟怒也鄭氏曰沈沈然澹澹然無溫潤之色○**程氏曰**肄習

也○**毛氏曰**暨息也○**鄭氏曰**蓄聚美菜者以

禦冬月乏無時也君子亦但以我禦窮苦之時至於富貴則棄我如旨蓄曾氏曰窮猶乏無耳

有新昏而棄舊室是姑以我御乏無之時也人之於物得新可以捐故然厚者猶有所不忍夫

婦義當偕老乃姑以御窮而已其薄惡可知○

程氏曰詒我以或暴忿怒習而為常矣○**朱氏**

曰君子棄絕之曾不念我之末息時也追言其

始見君子之時接禮之厚怒之深也

谷風六章章八句

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釋文曰杜預云黎在上黨壺關縣。鄭氏曰寓寄也黎侯為狄人所逐弃其國而寄於衛衛處之以二邑。孔氏曰春秋出奔之君所在曰寄故左傳曰齊以邾寄衛侯是也喪服傳曰寄公者何失地之君也。董氏曰晉伯宗數亦狄罪曰奪黎氏地則狄侵黎其亦舊矣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

爾雅曰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范氏曰諸侯失國而寄於他國之邑微莫甚焉郭璞注云言

至微也○鄭氏曰君何不歸乎禁君畱止於此

之辭式發聲也我若無君何為處此乎臣又極

諫之辭○毛氏曰中露衛邑也王氏曰中露露

中也露中言有露濡之辱而無所庇覆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

毛氏曰泥中衛邑也王氏曰泥中言有陷溺之

難而不見拯救也

式微二章章四句

旄音毛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

衛不能修方伯連率所類反之職黎之臣子以責

於衛也鄭氏曰衛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日伯者時

為州伯也。孔氏曰王制云五國以為屬屬有正

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

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凡長皆因賢侯為之殷之

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一州一牧二伯佐之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毛氏曰興也前高後下曰旄丘誕闊也○**鄭氏**
曰叔伯字也呼衛之諸臣○**朱氏曰**黎之臣子
久寓於衛登旄丘之上而見其葛節之踈闊因
託以起興曰旄丘之葛何其節之闊也衛之君
臣何其多日而不見救也此詩本責衛君而但
斥其臣可見優柔而不迫矣

葛始生其節感而密既長其節闊而踈黎人
見葛之長感歲時之久而衛猶未見救爾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朱氏曰處安處也與與國也以他故也因上章
何多日也而言其何安處而不來意必有與國
相俟而俱來耳又言何其久而不來意其或有
事故而不得來詩之曲盡人情如此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毛氏曰大夫狐蒼裘○**鄭氏曰**黎國在衛西今
所寓在衛東○**毛氏曰**無救患恤同也○**朱氏**
曰至是始微諷切之

蒙戎狐裘之貌晉士蒞曰狐裘蒙晉黎侯所
寓在衛東羈旅之久見衛之大夫過者甚多
終莫有動心者故歎而言曰非衛大夫之車
不來東也特無與我同患難者耳

瑣素果反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裘由救反
如充耳

王氏曰瑣細也尾末也黎侯之臣子流離失職

故瑣尾也○**鄭氏曰**充耳塞耳也言衛之諸臣

顏色衰歛如見塞耳無聞知也人之有聾恒多

笑而已**朱氏曰**衰多笑貌○**朱氏曰**言黎之君

臣流離瑣尾若此其可憐也而衛之諸臣顏色

衰然如塞耳而無聞何哉至是然後盡其詞焉
然流離患難之餘而其言之有敘而不迫如此
其人亦可知矣陸璣州木疏云流離象也關西
謂之流離大則食其母○蘇氏曰衛人以狄之
微而不忌譬如流離之養其子不知其將為已
患也然告之而不聽衰衰然如或克其耳其後
衛人遂有狄難○釋文瑣作璣云依字作瑣

旄丘四章章四句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
事王者也鄭氏曰伶官樂官也伶氏世掌樂官而
善焉故後世多號樂官為伶官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碩人俟
俟矩反公庭萬舞

鄭氏曰簡擇也張氏曰簡不恭也若夫為祿仕

者抱簡擊拊則猶恭其職為伶官則雜於侏儒
俳優之間以是為不恭也其得謂之賢者雖其
迹如此其中固有所有如君子處已則不然其
觀人則卷而懷之者皆可謂之賢矣東方朔似
之將且也○毛氏曰以干羽為萬舞孔氏曰萬
者舞之總名商頌曰萬舞有奕或舞用干戚禮
記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舞文舞用羽籥籥師
曰教國子舞羽吹籥碩大也俛俛容貌大也○
蘇氏曰方且萬舞而擇人○王氏曰日之方中
至明而易見之時在前上處至近而易察之地
於是易不能察而用所以刺也○孔氏曰賢者
容貌美大俛俛然在公庭親為萬舞是大失其
所也

萬舞二舞之總名也干舞者或舞之別名也

箛舞者文舞之別名也文舞又謂之羽舞鄭
康成據公羊傳以萬舞為千舞蓋公羊釋經
之誤也春秋書萬入太箛言文或二舞俱入
以仲遂之喪於二舞之中太其有聲者故太
箛焉文舞舞羽吹箛公羊乃以萬舞為或舞
與箛舞對言之失經意矣若萬舞止為或舞
則此詩與商頌何為獨言萬舞而不及文舞
邪左氏載攷仲子之宮將萬焉婦人之廟亦
不應獨用或舞也然則萬舞為二舞之總名
明矣

有力如虎執轡如組音祖左手執箛餘若反右手
秉翟亭力反赫如渥於角反楮音者公言錫爵

宋氏曰轡今之韁也○**毛氏曰**組織組也孔氏
曰御者執轡於此使馬騁於彼織組者總繩於

此而成文於彼箛六孔翟翟羽也孔氏曰郭璞
曰箛如笛二孔而短小廣雅云七孔翟羽謂雉
之羽也○釋文曰以竹為之長三尺赫赤貌渥
厚漬也公言錫爵祭有畀輝胞閭寺者惠下之
道見惠不過一散鄭氏曰散受五升○**程氏曰**
此章言其才藝之美有力如虎才或也執轡如
組藝也言其藝如此非在公庭見之也○**孔氏**
曰左手執管箛右手秉翟羽而舞文舞也○**鄭**
氏曰碩人容色赫然如厚傅丹君徒賜其一爵
而已程氏曰錫之以爵勞賤者之道也

山有榛仄中反隰有苓音零云誰之思西方美人
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毛氏曰榛木名陸璣疏曰榛桌屬其子小似柿
子表皮晁味如栗下濕曰隰苓大苦孔氏曰孫

炎云本艸云苓今甘州是也蔓延生葉似荷青黃其莖赤有節節有枝相當或云苓似地黃西方玉室

西方指西周也晉語齊姜氏引西方之書韋昭以為周亦西周也周既東遷而衰每思其全盛之時文獻之美也伯詩者嘆碩人之賢謂山則有榛隰則有苓唯西州然後有此等人物也云誰之思西方美人見碩人而慨然有懷西周之賢士大夫也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指碩人也嗟美其真西周之人而非今世之人也江左諸人喜言中朝名臣亦此意也

簡兮三章章六句朱氏曰伯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章六句

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伯是詩以自見賢遍反也鄭氏曰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及則使大夫寧於兄弟

易天曰 衛女思歸發乎情也其卒也不歸止也禮義也聖人著之於經以示後世使知適異國者父母終無歸寧之義則能自克者知所處矣悲悲位反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變力轉反彼諸姬聊與之謀

毛氏曰 興也泉水始出悲然流也呂氏曰泉水

即今衛州共城之百泉也淇水出相州林慮縣東流泉水自西北來注之故曰亦流于淇而竹竿詩言泉源在左淇水在右者蓋主山而言之相衛之山東面故以北為左南為右變好貌諸姬同姓之女○**朱氏曰** 言悲然之泉水則亦流

于淇矣我之有懷于衛則亦無日而不思矣是以卽諸姬而與之謀爲歸衛之計○釋文曰瑟韓詩伯秘說文伯泌

諸姬非必俱嫁於此國蓋有所思而欲與親者謀乃人情之常亦非必真得相見也

出宿于涕子禮反飲餞音踐于禰乃禮反女子有行遠于願反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毛氏曰涕地名祖而舍較飲酒於其側曰餞重始有事於道也禰地名父之姊妹稱姑先生曰

姊○王氏曰涕禰蓋父母之國地名欲歸則又思嫁時出宿飲餞相與訣而之夫家○朱氏曰

追言其始嫁時已遠其父母兄弟矣况今父母既終而復可歸哉○杜預左傳注衛女思歸而

不得故願致問於姑姊○釋文曰禰韓詩伯泌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牽胡瞻反還音旋車言邁過市專反臻于衛不取有害

朱氏曰干言地名適衛所經之地也脂以脂膏塗其牽使滑澤也牽車軸也孔氏曰車不駕則

脫其牽將行設之○釋文曰牽車軸頭金也○毛氏曰邁疾臻至也○龜氏曰取猶過也張氏

曰取與取字同言不大有害還車猶言回轅不必云嫁時所乘之車也不

瑕有害謂歸衛不爲過差有害自恕之辭也我思肥泉茲之永嘆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

遊以寫我憂毛氏曰所出同所歸異爲肥水爾雅曰歸異出

同日肥○龜氏曰茲此也自衛而來所渡水故思此而永嘆思須與漕自衛而來所經邑故又

思之既不得歸寧且欲乘車出遊以除我憂○
朱氏曰悠悠思之長也○**毛氏曰**寫除也

泉水四章章六句

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楊
氏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衛之忠臣至於窶貧
莫知其艱則無勸士之道仕之所以不得志也先
王視臣如手足豈有以事敦遺之而不知其艱哉
然不擇事而安之無懟憾之辭知其無可柰何而
歸之於天所以為忠臣也

張氏曰此詩忠臣所自伯也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其短反且貧莫知我艱
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爾雅曰殷殷憂也○**李氏曰**爾雅云窶貧也
兼言之以見其貧之甚也○**張氏曰**出自北門是

游息偶出北門因有此言也毛氏曰北門背明

向陰○朱氏曰衛之忠臣不得其志因行出北

門而有所感心為之憂懋懋然蓋出北門背明

向陰亦處亂世事暗君之比也詩怨則怨矣然

歸之於命曰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鄭氏

曰詩人事君無二志故自決歸之於天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遊支反益我我入自外室人

交徧適知莘反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鄭氏曰王事國有王命役使之事孔氏曰王事

不必天子事直以行役戰伐皆王家之事○**蘇**

氏曰政事國之政事○**毛氏曰**適之埤厚也適

責也○**朱氏曰**王事既適我矣政事又一埤益

我其勞如此而窶貧之甚室人無以自安而交

徧適我則其困於內外極矣范氏曰關雎之化

行則婦人能因其君子坐於衰世則室家日見而有不知其心者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唯季反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徂回反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釋文曰敦韓詩云敦迫也○**毛氏曰**遺加也摧沮也○釋文曰推韓詩作謹

北門三章章七句

北風刺虐也衛國竝為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公焉

程氏曰敍謂百姓不親相攜而公乃述當時之事歎攷詩之辭乃君子見幾而作相招無及於禍患者也君子全身遠害唯恐公之不速故其辭迫切其虛其邪既亟只且是也

北風其涼雨于什反雪其雩普康反惠而好呼報

反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音徐既亟紀力反只且子餘反

程氏曰興也北風寒涼之風程氏曰四時之風

春而自東則生物也夏而自南則養物也秋而自西則成物也冬而自北則殺物也以北風之

殺害萬物故以興雩盛貌惠愛也○**釋文曰**虛寬貌徐緩也雍容之狀○**程氏曰**亟急也○**釋**

文曰只且語辭也○**蘇氏曰**北風而又雨雪其虐甚矣○**朱氏曰**言衛之君臣威虐已甚將與其

所好公而避之○**鄭氏曰**邪讀如徐其威儀虛徐也○**釋文曰**言尚可寬容徐緩乎既急也哉

○爾雅作其虛其徐

北風其喑音皆雨雪其霏芳菲反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毛氏曰 嗒狀貌霏甚貌 辰樂劉氏曰嗒風聲疾也霏雪落急也 婦婦有德也

莫赤匪狐莫爨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毛氏曰 同車亦偕行耳但卒章辭意益迫切同車有已駕之意莫赤者匪狐乎莫爨者匪烏乎以其色則知其物矣豈難辯哉觀其為政之道則知暴虐禍難將及於人矣范氏曰見微而作者哲人也見著而作者凡民也衛大為威虐如此而猶不公則是一辯狐赤而烏爨也

惠而好我攜手同行蓋泉涸魚相與處于陸相煦以濕相濡以沫之時也同車不必指賢者特暢韻耳

此風三章章六句

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靜女其姝亦朱反 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蘇切反音知直知反 踟直誅反

毛氏曰 靜貞靜也女德貞靜而有濃度乃可說也姝美色也鄭氏曰女德貞靜然後可蓄美色然後可安○**補氏曰** 後宮西北邊城隅俟我幽

照念彼姝呂氏曰古之人君夫人勝妾散處後宮城隅者後宮幽閒之地也女有靜德又處於幽閒而待進御此有道之君所好也○**補氏曰**

隋得江左本佗靜女其姝姝好也石經佗優而不見說文曰優彷彿許慎引詩亦作優

靜女其變貽我彤管冬反管彤管有煒于鬼反說音悅澤音亦女美

毛氏曰 既有靜德又有美色又能遺我以古人

之瀟可以配人君也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瀟鄭氏曰彤管筆赤管也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生子月娠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旣御著于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瀟煒赤貌○**宋氏曰**此女之美又可悅懌皆願見之辭也

白牧婦美徒兮反甸音荀後放此美且異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

毛氏曰牧田官也○**龜氏曰**洵信也○**張氏曰**白牧婦美牧牧地也不耕種之地則多艸木根芽毛氏曰美茅之始生也如甸人供果蓏之屬因以贈夫人也婦美以備壺俎供豆實

賢妃之相與一章言賢妃有德有容事其君子逡巡待唱於後宮幽閒之地蓋靜之至也愛而不見則搔首踟躕猶關雎求之不得寤寐思服蓋思之切也橫渠謂後宮西北乃城隅必有所據當攷二章言賢妃貽以彤管女史之瀟蓋彤管之光華與其容色之美皆可說懌則所說者不專以其色也三章之義難通橫渠之說差近大過九二枯楊生梯鄭康成易作莢欬則所謂莢者凡艸木根芽皆是非獨茅也田官獻新物於君所婦之美信芳美而且異於常乃用之以答彤管之贈蓋所以贈之者非其女色之為美亦惟德美之人是貽耳

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於遙反之國人惡焉路反之而伋是詩也伋宣公之世子○孔氏曰此時伋妻蓋自齊始來未凶於衛而公於河上為新臺待其凶

新臺有泚七禮反河水瀰瀰莫尔反莫婉之求濊音渠條音除不鮮斯踐反

爾雅曰四方而高曰臺尚書注曰土高曰臺○

毛氏曰泚鮮明貌辰樂劉氏曰泚者水中臺影鮮明之貌○**孔氏曰**言河水者表作臺之處也

毛氏曰瀰瀰盛貌莫安婉順也濊條不能俯者**孔氏曰**鮮王肅曰少也朱氏曰言其不知醜之多也○**曾氏曰**濊條戚施皆惡疾之不能為人

者也宣公之行非復人理尚可謂之人歟莫婉是求而得此匪人淡惡之之辭也鄭氏曰伋之

妻來嫁於衛本求莫婉之人謂伋也反得濊條謂宣公也○說文莫婉伋莫婉

新臺有洒七罪反河水浼浼每罪反莫婉之求濊條不殄

毛氏曰洒高峻也長樂劉氏曰洒謂水光之中見其臺之高峻也浼浼平地也殄絕也蘇氏曰猶言病而不死者也○**釋文曰**洒韓詩作漉浼

浼韓詩作混混音尾云盛貌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莫婉之求得此戚施

毛氏曰言所得非所求也鄭氏曰設魚網者宜得魚鴻乃鳥也反離焉猶齊女以禮來求世子而得宣公戚施不能仰者

濊條戚施蓋國人惡宣公而以惡疾指之不能俯者濊條之疾證不能仰者戚施之疾證

非於此取義也

新臺三章章四句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于偽反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

二子乘舟汎汎芳劔反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毛氏曰宣公為伋取齊女而美公奪之王壽及

朔朔與其母愬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

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使公之伋曰君命

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

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孔氏曰**汎汎

汎汎見其影之去朱氏曰景影字通景古字也○

毛氏曰願念也○**毛氏曰**養養然憂不知所定

蘇氏曰自衛適齊必涉河國人傷其往而不返

汎汎然徒見其景欲救之不可得是以思之養

養飲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毛氏曰逝往也○**王氏曰**死非其所不得為無

瑕陷父於不義不得為無害雖然其心豈有他

哉故詩人怨之曰不瑕有害唯其能不瑕有害

也是以怨之云爾史記衛世家太史公曰余讀

世宗言至於宣公之子以婦見誅弟壽寧死以

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

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也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

兄弟相戮亦獨何哉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邶國十九篇七十一章三百六十三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四



